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西突厥史料

(四)

沙 畹 著

馮 承 鈞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突厥史料

(四)

著 曉 沙
譯 鈞 承 馮

著名世界譯漢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料史厥突西
冊四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原著者

E. Chavannes

譯述者

馮承鈞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鎮

西突厥史料補

余前在俄京科學研究院刊行之「西突厥史料」一書中，曾引冊府元龜（一〇一三年撰）之文若干篇，茲特將冊府元龜中所有關係西突厥史之文完全裒輯，以補前書之缺，是爲本篇之標的，所集諸文則依年代先後次第之。

卷九七七唐高祖武德元年（紀元六一八）七月闕可汗遣使內附，闕可汗者西蕃突厥曷娑那可汗之次弟也。初，號闕達度設（Kul tardon chad）統部落於會寧郡控弦三千餘騎，及隋亡，自稱闕可汗（Kul kagan）初連橫於李軌，隋西戎使者曹瓊據甘州誘之，又以衆附瓊，合軍拒軌，爲軌所敗，鼠於達外拔（註一）谷與吐谷渾相脣齒，至是遣使朝貢，舉國內屬。

卷九七四十二月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自宇文化及所來降，帝爲之興引升御坐，賜以酒食。（註二）

（註一）應作達斗拔或大斗拔。

（註二）并見卷九七七。

卷九七○武德二年（六一九）四月曷娑那可汗獻大珠。

七月西突厥葉護可汗（註一）及高昌遣使朝貢。

卷九七○武德三年（六二〇）正月三月西蕃突厥葉護可汗（Jabgou kagan）遣使朝貢。

卷九七○武德四年（六二一）三月西突厥葉護可汗遣使朝貢。

卷九七○武德五年（六二二）西突厥葉護可汗遣使請婚（註二）。

卷九七○四月西突厥葉護可汗遣使獻獅子皮又八月遣使獻名馬。

卷九七○武德七年（六二四）六月西突厥莫賀咄可汗遣使朝貢。

卷九七○武德八年（六二五）四月宴西蕃突厥使時中國以突厥爲患故遣使與西突厥連和以

備北狄於是葉護請婚帝謂侍中裴矩曰西突厥與我懸遠有急不得相助今來請婚其意如何對曰

西蕃懸遠誠如聖旨但北寇盛彊數爲邊害當今之計須遠交而近攻權可許婚以近（註三）頡利且

（註一）是爲統葉護始見載籍之年然其在位之時應在隋末。

（註二）可與六二五年之文參照。

（註三）鈞案舊書西突厥傳作以威北狄新書西突厥傳作以怖北狄此處近字疑訛。

羈縻之待一二年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此蓋一時之策也帝然之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註二)統葉護大悅遇頡利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繇是未果

卷九七○武德九年(六二六)三月六月西突厥葉護可汗遣使朝貢

卷九七四太宗貞觀元年(六二七)西突厥統葉護爲伯父所殺(註三)帝聞統葉護之死甚悼之遣賚玉帛至其死所祭而焚之會其國亂不果而止

卷九七○貞觀五年(六三一)是年(註三)龜茲(Koutcha)國王蘇伐疊(Suvarnadeva)遣使獻馬自此朝貢不絕

(註一)則道立於六二五年奉使六二七年偕印度沙門光智(Prabhakaramitra)歸國

(註二)鈞案新書薛延陀傳統葉護歿於貞觀二年(六二八)又案慈恩寺傳玄奘貞觀元年(六二七)八月發自長安

(舊作貞觀三年誤)年內似不能遽至素葉(Tokmak)則其見統葉護時應在貞觀二年此處元龜之文作貞觀

元年應是二年之誤

(註三)鈞案新書龜茲傳事在貞觀四年元龜此文前有五年林邑獻火珠等條後又有五年百濟等國漢貢之文而龜茲一

條未繫年月倅冠以是年二字應是貞觀四年之事誤置於此

卷九七○貞觀六年（六三二）是年于闐（Khotan）國王尉遲屋密遣使獻玉帶帝優詔答之

卷九六四八月遣鴻臚少卿劉善因立西突厥莫賀設（Baga chad）爲奚利邲咄陸可汗賜以鼓纛

綵萬段是年遣中郎將桑孝彥冊立焉耆（Karachar）國王突騎支爲咄利失可汗（註一）

卷九七○貞觀七年（六三三）十月西突厥奚利苾咄陸可汗遣使朝貢

卷九七○貞觀九年（六三五）正月西突厥同娥設遣使來朝（註二）

八月西突厥遣使來朝

十二月西突厥遣使來朝

卷九七○貞觀十年（六三六）八月甲子西突厥遣使來朝

八月西蕃咄利始可汗遣使獻方物

（註一）此處應有脫訛否則誤以焉耆王與西突厥可汗爲一人矣

（註二）同娥設卽沙鉢羅咄利失可汗爲奚利邲咄陸可汗之弟觀此文及六三三年之文此二可汗之死與立應在六三三

至六三五年之間

卷九六四貞觀十二年（六三八）九月詔曰天地之德平分於四時皇王之道無偏於萬物故能亭育黎庶覆燾區夏聲教咸洎於遐方爵命不遺於殊俗薛延陀（Syr Tardouch）真珠毗伽可汗（Bilga kagan）器宇沉毅識具明允夙見時機早稟正朔忠誠峻節克著於塞外貢獻琛寶不絕於王府加以訓勗裔嗣輯寧種落俱率藩職咸慕朝風其子沙耽彌葉護（Istami jab gou）拔酌達度莫賀咄設（Tardou bagatour chad）頡利苾並志懷敦確氣幹強果或深竭忠款迺心闕庭或遠經朝覲拜首軒陛言念丹誠良以嘉尚宜賜徽號用申褒寵拔酌可四葉護可汗仍賜狼頭纛四鼓四頡利苾可汗達（度）莫賀咄葉護賜狼頭纛二鼓二仍令左領軍大將軍梁方師持節備冊命

卷九七三太宗貞觀十三年（六四二）薛延陀（Syr Tardouch）遣使上書言高昌（Karakhojo）雖貌事至尊而讎覆不實擅發兵與欲谷設擊天子所立之國奴受國厚恩嘗思報效乞發所部爲官軍前驅以討之帝嘉其誠節遣戶部尙書唐儉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齋繒帛以賜之

卷九八五貞觀十四年（六四〇）八月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擊高昌（Karakhojo）破之初其王文泰時遏絕西域商賈太宗徵文泰入朝而稱疾不至乃詔侯君集討之文泰聞王師將起謂其

國人曰唐國此去七千里沙磧闊二十里地無水草冬風凍寒夏秋如焚風之所吹行人多死嘗行百
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軍乎若頓兵於吾城下二十日食必盡自然魚潰乃接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軍
至磧口而文泰卒其子智盛襲位君集率兵至柳谷候騎言文泰尅日將葬國人咸集諸將請襲之君
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無禮使吾恭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前
攻其地城（註一）賊嬰城自守君集諭之不行先是大軍之發也帝召山東善爲攻城器械者悉遣從
軍君集遂刊木填隍擁撞車撞其埤堦數丈潰穴拋車石擊其城中其所當者無不靡碎或張氍被用
障拋石城上守埤者不復得立遂拔之虜其男女七千餘口仍進兵圍其都城智盛窮蹙致書於君集
曰有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喪背智盛襲位未幾不知所以僭闕冀尙書哀憐君集報曰
若能悔禍宜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因命士卒填其隍塹發拋車以攻之又爲十丈高樓俯視城內有
行人及飛石所中處皆唱言之人多入室避石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兵至其爲表裏及聞君
集至欲谷設懼而西走千餘里智盛失援計無所出遂開門出降君集分兵略地遂平其國俘智盛及

（註一）鈞案新書高昌傳作田地城上文脫田字此地卽唐之柳中縣今之魯克沁（Louktchoum）

其將吏刻石紀功而還。

卷九六四貞觀十五年（六四一）七月命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立西突厥弩失畢（莫）賀咄葉護（Bagatur jabgon）爲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賜以鼓纛。

卷九七八貞觀十六年（六四二）九月延陁（Syr-Tardouch）眞珠毗伽可汗遣其叔父沙鉢羅泥熟俟斤來請婚，獻馬三千匹，貂皮三萬八千，馬腦鏡一帝許以女妻之。徵可汗備親迎之禮，帝志懷遠人，於是發詔幸靈州，與之會。可汗大悅，謂其國中曰：「我本鐵勒（Tölos）之小帥也，蒙大國聖人樹立，我爲可汗。今復嫁我以公主，車駕親至靈州，斯亦足矣。」於是稅諸部羊馬以爲聘財，或說可汗曰：「我薛延陁可汗與大唐天子俱爲一國主，何以自往朝謁，如或拘留悔之，無及。」可汗曰：「吾聞大唐天子聖德遠被，日月所照，皆來賓服，我歸心委質，冀得一覩天顏，無所復恨。然磧北之地，必常有主，舍我別求，固非大國之計。我志決矣，勿復多言。」於是言者遂止。帝止三道發使受其羊馬，然延陁無府藏，調歛其國往返且萬里，旣沙磧無草，羊馬逸死，遂後期。帝於是停幸靈州，徵還三道之使，旣而其聘羊至，所耗將半。議者以爲戎狄則不可以禮義畜，若聘財未備而與之婚，或輕中國，要令備禮以加重，於是反其使。

者羣臣或勸帝云、既許以公主妻延陁、邊境得以休息、納其獻聘、不可失信於蕃人、宜在速成、帝謂之曰、君等進計皆非也、君等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家匈奴強而中國弱、所以厚飾子女嫁與單于、今時中國強而北狄弱、漢兵一千堪擊其數萬、延陁所以匍匐稽顙、恣我所爲、不敢驕慢者、以新得立爲長、雜姓本非其屬、將倚大國、用服其衆、彼同羅僕固等十餘部落、兵數萬、并力足制延陁、所以不敢發者、延陁爲我所立、懼中國也、今若以女之大國子婿、增崇其禮、深結黨援、雜姓部落、屈膝低眉、更遵服之、夷狄之人、豈知禮義、微不得意、勒兵南下、如君所言、可謂養獸自噬也、吾今不與其女、頗簡使命、諸姓部落、知吾棄之、其爭擊延陁必矣、於是遂絕其婚。

卷九七四、貞觀十六年（六四二）十月庚子、宴諸蕃使於兩儀殿、帝謂沙鉢羅俟斤曰、延陁（Syr-Tardouch）本一部落、俟斤本我所立、始十餘年、自算何如、頡利之衆、而侵我邊疆、我纔發甲騎、傾其部落、爾欲與我爲冤、不過欲費我邊境千羊五馬耳、今見爾遣使謝罪、捨爾前過、情好如初、宴罷、賜帛各有差。

卷九七〇、貞觀十七年（六四三）正月朔、薛延陁（Syr-Tardouch）康國（Samarkand）遣使獻

方物。

十一月薛延陀婆羅門 (Inde) 同娥 (註一) 西蕃處般覈 (註二) 等國各遣使獻方物。

卷九八五貞觀十八年 (六四四) 十月安西 (Koutcha) 都督郭孝恪帥師滅焉耆 (Karachar) 孝恪執其王龍突騎支送行在所 (原註時帝幸九成宮故曰行在所) 初王師之滅高昌 (Kara-kara) 也制以高昌所虜焉耆生口七百盡還之焉耆王尋叛歸於欲可汗朝貢稀至令孝恪伺其機便孝恪因表請擊之以孝恪爲安西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伐焉耆孝恪夜襲其城破之卷九七〇貞觀十九年 (六四五) 正月庚午朔延陀 (Syr-Tardouch) 吐火羅 (Tokharestan) 葉護沙鉢羅葉護 (註三) 于闐 (Khotan) 同娥康國 (Samar kand) 等遣使來賀各貢方物。

卷九六四九月薛延陀眞珠毗伽可汗卒帝設祭於營左爲發哀初延陀請以庶長子曳莽爲突利失可汗居東方所統皆雜種嫡子拔灼爲四葉護可汗居西方所統皆延陀詔許之並以禮冊命。

(註一) 與爲哇利失可汗之同娥設另屬一人。

(註二) 鼠尼施部首領之號。

(註三) 其人似爲賀魯。

卷九七八貞觀二十年（六四六）六月西突厥乙毗射匱可汗遣使朝貢仍求婚焉帝璽書報其善心優撫至甚

卷九七七八月車駕幸靈州次浮陽頓鐵勒（Tölös）迴紇（Ouïgours）拔野古（Bavirkou）同羅僕骨多濫葛（Telangout）思結阿跌契丹奚結渾斛薛等十三姓各遣使朝貢奏稱延陁（Syr-Tar-douch）可汗不事大國暴虐無道不能與奴等爲主人自死敗部落鳥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能逐延陁去也歸命天子願賜哀憐乞置漢官司養育奴等帝意以破延陁遂空漠庭見其使至甚悅遣黃門侍郎褚遂良引於縣廨浮觴積載以禮之夜分乃已

卷九七三貞觀二十一年（六四七）遣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爲崑山道行軍大總管與安西都護郭孝恪司農卿楊弘禮率五將又發鐵勒十三部兵十餘萬騎以伐龜茲

卷九七三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四月西突厥賀魯以王師問罪龜茲（Koutcha）固請前驅願爲鄉導仍以數十騎馳來謁帝詔授以崑丘道行軍總管宴之於嘉壽殿又文武三品畢景甚歡錫賀魯綾綵仍解所服之衣以賜之

五月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擊帝那伏國大破之初玄策使天竺（Inde）國會中天竺國王死國大亂那伏帝王阿那順自立發胡兵以拒玄策玄策宵遁抵於吐蕃之西界以書徵鄰國之兵吐蕃（Tibet）發精銳一千二百人泥婆羅（Nepala）因發七千餘騎與玄策擊阿那順大破之吐蕃尋遣使來獻捷（註一）

六月薛延陀餘衆二萬人侵瀚海金微幽陵三郡發燕（然）副都（護）元禮臣率九姓鐵勒捕之（原註云薛延陀西遁之衆共推故真珠毗伽可汗男子（註二）吐摩支爲伊持勿矢可汗請居鬱督軍山之北鐵勒素服薛延陀之衆及吐摩支之至也九姓渠帥莫不危懼朝議恐爲磧北之患令英國公李勣進加討擊率九姓鐵勒二萬騎至天山吐摩支見官軍至惶駭詣詔使蕭嗣業請降（註三）七月西突厥國相屈利啜請率所部從討龜茲

是年迴紇菩薩（註三）遣使入貢以破薛延陀功賜宴內殿先是擒降突厥頡利等可汗之後北虜唯

（註一）考金石萃編卷一一三作婆羅門帝那伏帝國王阿羅那順

（註二）資治通鑑卷一九八作兄子

（註三）菩薩誤緣六四六年其人已死應作吐迷度

迴紇薛延陀爲盛帝冊西突厥莫賀咄爲可汗遣統迴紇僕骨同羅思結阿跌等部至是迴紇酋帥吐述度與諸部大破薛延陀多彌可汗

卷九七○貞觀二十三年（六四九）二月西突厥肆葉護可汗（註一）安國（Bukhara）王並獻方物

卷九七四六月高宗卽位七月于闐（Khotan）國王伏闕信來朝拜右衛大將軍又授其子葉護玷爲右驍衛將軍并賜金帶錦袍布帛六千段并宅一區留數月而遣之因請留子弟以備宿衛太宗葬昭陵刻石像其形列於玄闕之下

卷九七七二十三年（六四九）拔悉密（Basmal）吐毛（註二）達官（註三）肥羅察等以其部落內屬

卷九六四永徽五年（六五〇）以故龜茲王左武衛中郎訶黎布失畢（Haripuspa）爲右驍衛大

（註一）案肆葉護可汗歿於六三二或六三三年此處之肆葉護非另爲一人卽屬錯簡

（註二）鈞案資治通鑑貞觀二十三年下拔悉密吐屯肥羅察內屬以其地爲新黎州上文之吐毛應是吐屯之訛

（註三）達官與達干似皆屬突厥官號 Tarka 之同名異譯

將軍尋放還蕃，撫其餘衆，依舊爲龜茲王。先是（六四八或六四九）太宗旣破龜茲，移置安西都護府於其國城，以郭孝恪爲都護，兼統于闐（Khotan）、疎勒（Kachgar）、碎葉（Tokmak）謂之四鎮。帝嗣位，不欲廣地勞人，復命有司棄龜茲等四鎮，故訶黎布失畢王其舊地。

卷九七三 永徽二年（六五一）瑤池都督阿史那賀魯叛，西據咄陸可汗之地，造寇庭州（Daisma）迴紇、婆閏等諸部屬請討之。帝前後遣梁建方、契苾何力、程知節等率兵進討，皆不克。而還帝乃擢蘇定方爲大總管，領迴紇等兵與阿史那彌射、步真等分出西州（Karakhojo）金山（Bogdo oula）兩道以經略之。定方至金山之北，其俟斤嫺獨祿率萬餘帳來降。定方發其千騎進至曳咥河之西，賀魯率十姓兵馬且十萬來拒戰。定方領迴紇及漢兵萬餘人迎擊，賊輕定方兵少，四面圍之。定方令步卒據其原，攢稍外向，自領漢騎陳於北原，賊先擊步軍，三衝不動。定方乘勝擊之，賊遂大潰，追奔三十里，斬獲數萬人。明日，總兵復追賀魯之衆，五弩矢畢，部落相次來降。五咄六部落聞賀魯敗，各向南道降於步真。所至蕃人皆相率歸降，曰：「我舊主也。」定方至雙河（Borotula）與彌射、步真相會，兩軍合勢，去賀魯所居三百里布陣，長驅徑至金牙山。賀魯牙所時，賀魯集諸衆欲獵，定方與彌射縱兵

擊之盡破其牙帳生擒數萬人并獲其鼓纛器械賀魯遂與咄運及其女夫閭啜等脫走投石國(Trakend)

卷九六六吐火羅國唐永徽三年(六五二)列其地爲月氏府以其葉護阿史那烏濕波爲都督(註二)
卷九七三顯慶元年(六五六)西突厥賀魯犯邊詔程知節蘇定方等領兵并迴紇大破賀魯於陰山再破於牙山

卷九六四顯慶三年(六五八)正月立龜茲王嗣子白素稽爲龜茲王授右驍衛大將軍仍遣使就加册命

五月以左驍衛大將軍兼安西都護天山縣公麴智湛爲西州都督統高昌之故地(註二)

十二月以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都督迴紇(Onigour)婆潤爲左衛大將軍右驍衛大將軍燕然都督

(註一)吐火羅葉護旣以阿史那爲氏似爲突厥可汗之同族此阿史那氏在大食侵略以後尙見有之八三四年大食教主(Khaliph el Mutasim billah)以突厥大將(Aschinas)爲埃及(Egypte)主君其一人也

(註二)麴智湛爲前高昌王麴智盛之弟六五〇年徙安西都護府治於西州(Karakhojo)此年又徙治龜茲(Koutcha)故智湛不復兼安西都護僅爲西州都督